

# 不同歷史層次的漢語突厥語借詞<sup>1)</sup>

王 豔 紅

## < Summary >

Synchronic vocabulary in modern Turkic languages comes mainly from three sources: the first source from its own evolution; the second is from the overlaying of the original with borrowed words from other languages; and the third comes from the same language but from the vocabulary of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To illustrate more clear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urkic languages in relation to Chinese,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certain words borrowed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 periods.

## 一．語言的歷史層次

歷史層次分析法認為語言的共時詞彙中存在著不同來源的語言成分：一是因外來影響即接觸產生的歷史層次；二是語音的內部音變所產生的歷史層次。學者們對此稱法有別，但本質上都是區分兩種不同含義的“層次”，認為這種區分是開展歷史比較的前提。如王福堂（2003）稱之為異源層次和同源層次，潘悟雲（2006）稱之為外源性層次與內源性層次。

在現代突厥語族語言中，不僅存在著內、外源層次，而且各層次內部的情況亦比較複雜。總的來看，共時詞彙有三類：第一類是突厥語自身演變的結果。如兩個母音間的清輔音濁化現象、m-和b-交替現象，維吾爾語 l > ʃ 的演變等等。<sup>2)</sup> 第二類是因和其他語言接觸而產生的固有詞、借詞的疊加。如突厥語中表示“天”的同義詞有 kün, kök, tögri, asman，其中 kün 和 kök 是固有詞，tögri 為漢語借詞（6C），asman 是波斯語借詞（8-9C），<sup>3)</sup> 撒拉語“炕”，固有詞 soyu 和漢語借詞 ok<sup>h</sup>uŋ 並存並用；“淹沒”，固有詞 qom 和漢語借詞 mellə 共存。第三類是來自於同一語言但屬於不同歷史時期的借詞。如維吾爾語的“茶”有兩種形式：ça 和 çay，分別為 15 世紀和 18 世紀的漢語借詞。

漢語和突厥語的接觸研究和借詞研究，首先要排除掉突厥語自身的音變和演變，排除掉突厥語中的非漢語借詞。因此下文所指的歷史層次，僅指上文所言之第三類——漢語和突厥語中因相互接觸而形成的帶有不同時代痕跡的疊置層次。

## 二．漢語突厥語借詞的歷史層次

根據漢語語音史的大致分期以及現有的研究成果，我們將漢語和突厥語借詞分為近現代、中古、上古三個時間層次。

1．近現代層次借詞，主要由漢語借入到中國國內突厥語族語言之中，因語言使用者所處地域接近、經貿交往頻繁。如哈薩克語的 kaŋ（炕）、lazə（辣子）、daʃwe（大學）、ban（班）、kaçʃuj（科舉），維吾爾語的 gongshe（公

社) dadıy (大隊), yünzibi (圓珠筆)等。<sup>4)</sup> 而漢語中的維吾爾語借詞、哈薩克語借詞等,也隨著社會交往的增多而顯現出增多的趨勢,『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中,收“阿訇、穆斯林、坎兒井、饜、汗、可汗、古蘭”等詞,說明這些詞已然進入現代漢語中。<sup>5)</sup> 另據喻捷、張慶宏(1991)統計,『漢語外來詞詞典』中,收錄了來自於維語(包括突厥語和新疆古代語言)的借詞共有91個,數量較為可觀。

2. 中古層次的借詞,學界一般用“突厥語中的早期漢借詞”來定義,最早開展相關研究的是史學家岑仲勉先生,但成果最為豐碩的要數陳宗振先生。在「西部裕固語中的早期漢語借詞」、「關於維吾爾語中的早期漢語借詞的探討」、「〈突厥語大詞典〉中的中古漢語借詞」等文章中,共分析了兩百多個古代突厥文獻中保存的中古漢語語音特點的“漢借詞”,如 likzır (曆日), xik (石), kimbaq (金箔), lim (櫟), pala- (罰), pi (丙), siqi (四至)。<sup>6)</sup> 文章總結出一些對應規律:早期漢語借詞保留有塞音韻尾、m 鼻音尾;“見”母字以g、k 開頭,溪母、群母以k 開頭;現代發音為zh、ch 的“章、昌、初”聲母字以q 開頭。據我們統計和分析,比較權威的『阿爾泰語詞源詞典』和『十三世紀前的突厥語詞源詞典』中,可以確定的中古層次借詞共計59個,以文化詞居多。音節方面,既有單音節詞也有雙音節詞。<sup>7)</sup>

ban 萬	tsaŋ 倉	xa:n 汗	çuv/çaw 鈔	bakçan 默禪	tayğun/toyğun 大官
ban 板	tu:ğ 蠶	la:v 蠟	çuv 區	buda 葡萄	çaŋşı: 禪師
*bit 筆	şeŋ 升	lu: 龍	ka:家	bulaŋ 廡廊	çiki:n 織錦
but 佛	şık 石	çalıŋ 茶	kay 街	mıŋğuy 麵糊	kabın/kebin 嫁本
mén 面	sin/jin 身	çan 盞	kuy 閨	töluj 大流	kimsen 金線
mır 蜜	sır 漆	çaŋ 鉦箏	kü:g 曲	tayşı: 大師	kunçu:y 公主
tevsı: 碟	so: 鎖	çaŋ 張	jam 站	tıŋçan 燈盞	şaŋun/señün 將軍
teŋ 等	suy/tsuy 罪	çı:n 真	yaŋ 樣	totok 都督	yinçü 珍珠
tım 店	sü 序	çı:ğ 尺	yuŋla:- 用	toyn 道人	mekke 墨
tiŋla-聽	su:n/tsun 寸	çıw (çio) 角	yuŋla:- 雍	limken 林檎	

### 3. 上古層次的借詞

根據史料記載以及史學研究成果,“突厥”的族源可追溯至商朝的“鬼方”,自商周時期開始,該民族即與漢民族有密切接觸。而歷史學、民族學和語言學等方面的研究皆已充分說明:漢語和突厥語之間的接觸歷史像兩個民族一樣,歷史悠久並且跨越商周、秦漢、唐宋、近現代各重要時期。為了瞭解當時的語言接觸情況,我們比對了“『說文解字』所收字的上古擬音”和“古突厥語詞根”,<sup>8)</sup> 發現:

(1) 上古漢語和古突厥語存在數量可觀的“借詞”,占突厥語基本詞根的十分之一左右。如上古漢語“晤/悟”(\*ɰaas)和古突厥語的 aŋla-“理解、明白”,上古漢語的“伏”(\*buug)和古突厥語的 buq-/bus-“埋伏、藏、隱瞞”。

(2) 許多對應詞不是零星孤例,而是系統的。比如上古漢語和突厥語的\*KAP 音節結構(“閉合、箱篋”義)的對應,該音節結構在上古漢語中體現為“合、盍、甲、夾”四個諸聲系列字,突厥語中為 qap-、jap- 詞根及其衍生詞。再如古突厥語 TVG(V)音節結構的14個詞根,在上古漢語中皆存在對應字並呈現出規律性:古突厥語的詞首輔音 T 對應上古漢語的端組和知組,詞尾輔音 G 對應上古漢語的舌根音尾。<sup>9)</sup>

事實上，在上古和中古兩個時間層次上，漢語和突厥語的接觸研究尚不充分，目前學者們多採用歷史比較的方法查檢音義對應詞，研究其音義對應關係和規律。上古的一般稱為“對應詞”或“關係詞”，尚未明確定性為“借詞”，而中古的稱為“借詞”，採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和定性為“借詞”，顯然存在矛盾之處，這是研究進程當中、研究不充分情況下的一種無奈之舉。正因如此，下文的層次劃分標準，僅針對容易混淆但卻又難以辨別的上古、中古兩個歷史層次。

### 三．層次的劃分標準

關於歷史層次的劃分如何量化和操作，是目前研究中的瓶頸，學者們提出問題、舉例論證，無奈地回避了劃分標準和斷代的問題，同時也缺乏系統性和可操作性。在漢語和突厥語借詞研究中，我們結合兩種語言的語音和文獻記錄給借詞劃分歷史層次，這樣就可以雙管齊下、互相制約。詞條仍以穩定的突厥語詞根作為參照標準（Clauson 1972, Starostin 2003），考證方面則以豐富、悠久的漢語文獻為準。

(1) 語音標準：漢語的上古擬音以鄭張尚芳『上古音系』（2003）為準，中古音以『宋本廣韻』的反切為準。上古音和中古音區分明顯的，可以根據突厥語與哪一個更對應直接做出判斷。如果突厥語中某些詞的讀音（聲、韻、尾、音節等）帶有漢語某一階段的語音特徵，就可以確定為該歷史層次上的借詞。如突厥語  $t\dot{u}ŋla$ -“聽”中的  $-la$ -為名詞構成動詞的附加成分，詞根  $t\dot{u}ŋ$  與漢語“聽”的中古音“他丁切”一致，而與上古擬音  $*lھےŋ$  相去甚遠，故判定為中古層次借詞；突厥語  $çi:n$ “真的、事實”與漢語“真”的中古音“職鄰切”一致，亦為中古層次的借詞。詳見表 1。

表 1 中古層次的借詞舉例

序號	漢字	上古擬音	中古音	突厥語	歷史層次
1	聽	$*lھےŋ$	他丁切	$t\dot{u}ŋla$ -“聽”	中古
2	等	$*tuuŋʔ$	多肯切	$teŋ$ “種、類”	中古
3	真	$*tjin$	職鄰切	$çi:n$ “真的”	中古
4	筆	$*prud$	鄙密切	$*bit$ “筆”	中古
5	蜜	$*mliŋ$	彌畢切	$mir$ “蜂蜜”	中古

(2) 文獻標準：根據語音標準可以分清大部分借詞，但尚有漏洞，還需文獻方面印證和把關。如果突厥語的讀音與漢語的上古音、中古音高度一致，不足以區別時間層次，那麼我們參照文獻記錄，追蹤該字或詞的歷史，如果文獻顯示該詞出現較早，就判定為上古層次，較晚則為中古層次。如突厥語  $bi$ -“分、切”與漢語“匕”（上古擬音  $*pilʔ$ ，中古卑履切）相對應，一般認為是中古層次的，但“匕”早見於古突厥語文獻和『戰國策』，時代上應為上古層次。再如突厥語  $be:g$ “首領”和漢語“伯”（上古擬音  $*praag$ ，中古博陌切），二詞分別見於古突厥語和『說文解字』，也應為上古層次借詞。

有些突厥語詞語音可以與上古漢語相對應，可是該詞卻不見於古代突厥語文獻或上古漢語文獻，此時我們根據文獻判定該詞是較晚層次即中古層次的借詞。如突厥語  $tu:g$  與漢語“纛”，<sup>10)</sup> 按照語音判為上古、中古皆可，但根據漢語文獻，“纛”的“車蓋義”早見於『周禮』，“旌旗義”見於唐宋，<sup>11)</sup> 突厥語中早見於『突厥語大詞典』，但僅有“旌旗”義而無“車蓋義”，可見其借入突厥語時間較晚，因此可據文獻判定為中古層次借詞。再如突厥語  $qimbaq$ “金箔”

中的 *baq* 和漢語“箔”（上古音\**baag*、中古傍各切），同樣是判定為上古、中古層次皆可，但 *qimbaq* 見於回鶻文獻（9-15C），“箔”見於『廣韻』，出現時代晚，當為中古層次借詞。詳見表 2。

表 2 文獻情況舉例

	突厥語	漢語	上古擬音	中古音	見於文獻情況	層次
1	bi: 分、切	匕	* <i>pi:lʔ</i>	卑履切	OT/[漢]戰國策	上古
2	be:g 首領	伯	* <i>praag</i>	博陌切	OT/[漢]說文	上古
3	[ <i>qim</i> ]baq[金]箔	箔	* <i>baag</i>	傍各切	MT/[宋]廣韻	中古
4	la:v 蠟	蠟	* <i>raab</i>	盧盍切	OT/[宋]廣韻	中古

簡而言之，我們的判定標準是：在都有文獻證據的情況下，根據上古音和中古音哪個與突厥語更對應來判斷。若都與突厥語相對應則根據文獻早晚來判斷，即儘量從古，如“匕、伯”。若上古無文獻而中古對應且有文獻，則判定為中古層次，如“蠟、箔”。我們試圖客觀離析不同歷史層次的漢語和突厥語借詞，盡可能做到有據可查，但仍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另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漢語和突厥語接觸的強度、方式和所產生的借詞數量存在明顯差異，亦需繼續深入研究下去。

## 注

- 1) 本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規劃基金專案“歷時視角下的漢語突厥語語言接觸研究”（16YJA740033）階段性研究成果。
- 2) 引自李增祥（1992：217、234）、力提甫·托乎提（2007）。
- 3) 此處關於突厥語“天”的分析引自王新青、孟海（2012）；後文撒拉語例引自舍秀存（2015：246）；維吾爾語例引自陳宗振（2016）。
- 4) 引自仲崇峰（2009）、閻新紅、歐陽偉（2000）。
- 5) 其中維吾爾語的“阿訶”和“古蘭”分別借自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屬於詞彙的二次借用。
- 6) 陳先生所用的材料包括突厥文、回鶻文、喀拉汗王朝、察合台汗國的文獻，還包括清代的阿拉伯字母式的老維文資料，其“早期”是指現代維吾爾語形成之前，只分古今兩期而“古”的時間跨度非常大，這與我們的劃分不完全一致。
- 7) 據高莉琴（2005）統計，『十三世紀前的突厥語詞源詞典』共有漢語借詞 92 個。
- 8) 本文所引詞彙，有兩種表現形式：國際音標和拉丁文轉寫，為從原文故並不統一。星號（\*）標注的是擬測的形式。
- 9) 引自王豔紅（2013、2015）。
- 10) 蠟，上古擬音\**duug*，中古徒沃切。『突厥語大詞典』漢文版第三卷第 124 頁：*tuq*“蠟，旗，旌旗”，第一卷第 488 頁：*tuqraq*“可汗之璽，國王的詔書，烏古斯語，突厥人不懂這個詞”。『十三世紀前的突厥語詞源詞典』第 464 頁：*tu:g*“皇室標誌、絲旗、馬尾、馬鬃”。第 471 頁：*tu:grag*“皇室標誌”。
- 11) 語料取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古代漢語語料庫（[http://ccl.pku.edu.cn/Yuliao\\_Content.asp](http://ccl.pku.edu.cn/Yuliao_Content.asp)）。[戰國]『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蠟，以與匠師禦柩而治役。”[唐]許渾『中秋夕寄大樑劉尚書』：“柳營出號風生蠟，蓮幕題詩月上樓。”[宋]歐陽修『相州畫錦堂記』：“高牙大蠟，不足為公榮。”

## 參考文獻

岑仲勉 『突厥集史』 中華書局 1958

陳序經 『匈奴史稿』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陳忠敏 「也談歷史比較法與歷史層次分析法」 『語言學論叢』 47 輯 商務印書館 2013

- 陳宗振 「關於維吾爾語中的早期漢語借詞的探討」『民族語文研究文集』 青海民族出版社 1982
- 陳宗振 「西部裕固語中的早期漢語借詞」『語言研究』 第1期 1985
- 陳宗振 「〈突厥語大詞典〉中的中古漢語借詞」『民族語文』 第1期 商務印書館 2014
- 陳宗振 『維吾爾語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6
- 陳宗振等 『中國突厥語族語言詞彙集』 民族出版社 1990
- [宋]陳彭年等編 『宋本廣韻』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8
- 戴黎剛 「歷史層次分析法——理論、方法及其存在的問題」『當代語言學』 第1期 2007
- 段連勤 『北狄族與中山國』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7
- 段連勤 『丁零、高車與鐵勒』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
- 馮加班 『古代突厥語語法』 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4
- 高莉琴 『不同時期的維吾爾語中的漢語借詞』 新疆大學出版社 2005
- 洪波 意西微薩·阿錯 「漢語與周邊語言的接觸類型研究」『南開語言學刊』 商務印書館 2007
- 洪勇明 「哈薩克語中漢語借詞的層級分析」『伊犁師範學院學報』 第4期 2008
-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 商務印書館 1980
- 力提甫·托乎提 「論維吾爾語l變s的歷時語音演變現象」『民族語文』 第6期 商務印書館 2007
- 李增祥 『突厥語概論』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1992
-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突厥語大詞典』 民族出版社 2002
- 潘悟雲 「音變規則是區分自源性層次的主要標準」『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2006
- 舍秀存 『撒拉語語音研究』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15
- 王福堂 「漢語方言語音中的層次」『語言學論叢』 第27輯 商務印書館 2003
- 王國維 『觀堂集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王新青 「再談中亞突厥語詞匯中的歷史層次」『語文建設』 第7期 2013
- 王新青 孟海 「從西部裕固語看突厥語詞匯的歷史層次」『社科縱橫』 第1期 2012
- 王新青 郭美玲 「騰格裡 (Tängri) 考」『西域研究』 第2期 2009
- 王豔紅 『上古漢語突厥語借詞研究』 南開大學博士論文 2012
- 王豔紅 「上古漢語突厥語借詞——以“合”“盍”“甲”“夾”諧聲系列為例」『南開語言學刊』 第1期 商務印書館 2013
- 王豔紅 「古突厥語 TVG(V)音節結構和上古漢語的對應」『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九輯 商務印書館 2015
- 許慎[撰] 徐鉉[校] 『說文解字』 中華書局 2005
- 薛宗正 『突厥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 閻新紅 歐陽偉 「試論維吾爾語中的漢語借詞」『喀什師範學院學報』 第9期 2000
- 喻捷 「略談漢語中的突厥語借詞」『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第2期 1994
- 喻捷 張慶宏 「維吾爾語與漢語的相互影響與滲透」『語言與翻譯』 第4期 1991
- 張曉靖 『〈十三世紀以前突厥語詞源詞典〉中的一些借詞探索』 陝西師範大學 2011
- 趙相如 『突厥語與古漢語關係詞對比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 鄭張尚芳 『上古音系』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 『現代漢語詞典』 商務印書館 2005

仲崇峰 『哈薩克語中的漢語借詞研究』 中央民族大學 2009

HanWoo, Choi. On Some Chinese Loan Words in Uighur. *Central Asian Studies*, Vol. 32,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8.

Starostin, Sergei et al.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 『阿爾泰語詞源詞典』 ) Leiden, Brill, 2003.

Clauson, Gerard, Sir.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 『十三世紀前的突厥語詞源詞典』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